



浑河进入清原满族自治县苍石前，在转山头拐了一个大弯。我在苍石生活了20多年，并不知道那弯转得如此壮观。那年偶尔看到儿时邻居拍摄的一幅照片，他好像登上对面山上，从高处俯瞰，记录下河水转过山头的恢宏气势。转过弯，河水向西，直接冲向鹰嘴砬子，打个漩，再向西，一路平缓。苍石街傍依这段河道，因为在河南，所以也叫南苍石。

我出生在苍石街，也在那儿长大。从转山头到苍石街的那一段浑河，不过几里，却留下说不尽的往事。

夏天，汛期来到之前，河水安静，清澈、温暖。苍石街的南面有条沟，叫南沟，南沟流下一条小河，把苍石街分为东街西街。小水流随季节而变，雨季河水汹涌急湍，平时一条细流，犹如小溪，甚至干涸，人称干河子。干河子从供销社的东侧汇入大河，大小水流合力，在南岸冲出一块平整的沙滩，沙滩边上，裸露出块块礁石，黑色的，河水汪在礁石间，洁净清亮。经过河水打磨，礁石光滑。天暖后，街里的女人聚在这里，把礁石当作搓衣板，洗

## 母亲河的馈赠

(组诗)

老鹰

### 自然的脉动

大辽河从远古的褶皱中醒来  
像一条沉睡的巨龙缓缓舒展身躯  
东辽河的源头是长白山的雪水  
混着松涛与岩石的私语  
西辽河，自燕山山脉涌出  
携着草原的风、马蹄的印痕  
在峡谷间切割出蜿蜒的路径  
千年泥沙在河床上沉积  
如同大地的年轮，一层层堆积记忆  
它流过荒原，穿过丘陵  
在平原上铺开宽阔的臂膀  
把黑土地染成深褐色的绸缎  
春风掠过时，河面泛起细碎的银光  
像无数鱼鳞在阳光下闪烁  
秋霜降临时，芦苇在岸边低伏  
仿佛向流逝的岁月躬身行礼  
它不急不缓，带着北方的沉稳  
在潮汐的召唤下，最终投入渤海的怀抱  
入海口处，咸水与淡水交融  
鸥鸟盘旋，翅膀划开薄雾  
河水的故事，在浪花里轻轻诉说

### 历史的回声

辽河的水波里，漂浮着兴隆洼的陶片  
红山的玉猪龙、燕国的箭镞、辽金的马鞍  
还有清朝的滑船留下的深深波痕  
它见过烽火台上的狼烟  
听过边关将士的号角  
映照过流民的眼泪与商贾的笑容  
努尔哈赤的铁骑曾饮马河边  
八旗子弟的旌旗倒映水中  
渔民的网兜里  
至今还打捞着那些沉没的传说  
河畔的古城墙早已斑驳  
老柳树下的棋局依旧未终  
人们用方言讲述着“辽泽”的往事——  
哪一段河道改造冲走了村庄  
哪一年洪水过后又长出新的沃野  
如今，游船成了流动的风景  
黄昏时，仍有人对着流水唱起民谣  
歌声混着鸟鸣与稻香  
飘向更远的年代

### 河岸的孩子

大辽河是辽宁的血脉  
它的支流像毛细血管  
滋养着稻田、油田与工厂的骨骼  
春耕时，河水漫过田垄  
秋收时，玉米的甜味渗进河风  
鞍山的钢水，盘锦的蟹田  
沈阳的塔吊，都在它的倒影里生长  
它记得七十年泛黄的旧照片里  
码头工人弓背扛粮袋的剪影  
认得今天跨河的大桥  
高铁如梭般穿行的速度  
有时它浑浊，裹挟着时代的泥沙  
有时它清澈，映出云朵与风筝嬉戏  
河岸上的孩子  
仍像他们的祖辈一样  
在夏日午后跳进水中追逐野鸭  
仿佛这条河永远年轻  
永远能托起新的梦想  
当夕阳把河水染成金红色  
它静静地流淌，像一位母亲  
看着土地上的灯火依次亮起  
知道明天的故事  
仍将与自己有关

## 苍石的河，我唯一的河

洪兆惠

被褥，洗棉衣，有的还用棒槌敲打。那片河滩，笑声不断。街里的很多趣事从那里传开。

男孩子的去处是鹰嘴砬子。传说苍石的名字由苍鹰石而来。苍鹰就是鹰嘴砬子，它矗立在河的北岸，悬崖峭壁，底宽上窄，到了顶，一只老鹰脑袋灵活现。远处看，整个砬子像一只老鹰端坐河边，鹰嘴凸出，冲南，警觉凶悍。苍石街的西头，庙山由南向北伸向河边，从街里西望庙山尽头，岩状如龟。苍石是苍鹰石的简语，说得有鼻有眼，但这不是苍石地名的真正由来，无据可考。鹰嘴砬子砬根，水深，究竟多深，有人扎进去，摸不到底。我们从南岸对着砬子处下水，顺急流游过去，到了砬根，抓住岩石，身子在水中像鱼漂一样浮动。水上岩石呈慢坡，那上坐满人，全是男孩子，晒着太阳，开心嬉戏。也有成年人，很少，晒热了，又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抬手出水，已到对岸浅水。玩伴间想捉弄谁，就在深水区按住他的头往水里沁，或者扎在水中拉他的腿。闹归闹，谁也不急眼。

念小学时，班主任唐老师严厉中午不许下河，可天热，又有时间，再乖的孩子也难把老师的话当回事。有天下午回校，唐老师问谁下河了，没人承认。她抓过一个人的胳膊，用指甲在皮肤上一划，一道白印。又抓一个，又划，又一道白印。她佯装生气，谁还敢撒谎？我们笑，她也笑。唐老师没有训斥我们，那天下午她穿着裙子，她从来没有穿过裙子，我们稀奇。那

是上世纪60年代末，年轻女性穿裙子实在少见。

多少年后回苍石，找不到鹰嘴砬子了。我问哪去了，有人说，搞农田基本建设时炸掉了。去年青年节那天，我开车穿过苍石街，来到东面河边，发现鹰嘴砬子还在，不过崖顶像鹰头鹰嘴的那块岩石没了。我问地里干活的人，鹰嘴呢？他们说年久风化，自己掉了。我还发现，河道南移，鹰嘴砬子根儿露出了陆地，宽宽的，可以走车。那一刻，我体会到什么是时间流逝。

浑河给予我们以欢乐的同时，也与我们一起承受日子的艰辛。苍石街人口密集，家家户户烧柴是个难题。我家六口人，两个灶坑，一年到头要烧六七百捆柴火。一上秋，山上棵子叶还未完全脱落，我们便抢着到转山头对面的山上把它们割下来，晒干，再弄下山。山陡的地方，二十几捆柴火，一颠一倒摞在一起，用绳子捆成滚子，从山上推下。坡缓的地方，就把一捆柴火横在前头，再竖着并排码三捆，错落再三捆，逐次铺展成一条长龙。用绳子绑好，把绳套套在肩上，横着的那捆背在后背，顺着山势向下拽。前面的叫打滚子，后面的叫打落子。柴火弄下山后堆成垛，大河一封，用爬犁拉回家。那时的河不再是水，而是道，专走爬犁。我们先把秋天割的运回来，而后上山继续割，仍然用爬犁，走大冰。掰着手指计算着还差多少捆，其实怎么算，放假后的这一冬，每天我们都要早出晚归，

趁着冰化之前，把柴火割够。偶尔看到冰面上同龄人踩着冰刀滑冰，好奇，冰刀滑冰会是啥感觉，像飞翔？也羡慕，都是一般大，人家竟有闲心玩冰，不用惦记着还缺多少捆柴火。

我记得最早一次冬天上山，是和三姐一起拉一张爬犁。当时我十岁，或者不到十岁，三姐不过十一二岁，一天到黑，我们俩割了八捆杏条，每根杏条都要砍好几刀才能砍下来。杏条是干柴火，割回家就能烧，比起榛子枝、桦木枝、榆树条子那些湿柴火珍贵许多。柴捆捆得不像样子，头大尾小，里出外进，但八捆杏条摞在一起，用爬犁拉着，觉得自己特别能耐。记得那天月亮地里走冰，时而打着跐溜滑，好玩，不累，悠游如梦中。

苍石东面的山沟，小冰沟、大冰沟、臊冰沟、八岔沟，沟沟通着大河。那些年的冬天，为了割柴火，我们走遍沟沟岔岔。拉着一爬犁柴火，出山沟便到冰面，到了冰面感觉快到家了。脚下的冰光滑，稍用力，爬犁就跐溜滑往前行，那一刻，觉得河套大冰通情、贴心，它默默呈现出自己的光滑，让筋疲力尽的我们省点儿力气。长大后，儿时伙伴在一起说到那段往事，无不惊奇，早上吃两个苞米面饽饽，喝一碗酸菜汤，或者一碗萝卜汤，我们竟能从早挺到晚，而且那一天都在出力出汗。

流经苍石的那条河，给了我们欢乐，见证了我们的缓慢成长。世上河流千条万条，唯有浑河的这一段与我息息相关，所以我愿说，苍石的河，是我唯一的河。

微小说

## 杜家豆坊

孙东明

水煮干豆腐，是凌河源人除柴米油盐之外的第五物质需要。

干豆腐在辽西随处可见，只有凌河源人把它用水煮过。一片干豆腐，叠成三叠，放在锅里，让水没过，再放上独门配置的调料，煮一大开，捞出来就是凌河一绝——水煮干豆腐。

凌河源有三十八家豆坊，煮出的豆腐三十八种味道，绝不雷同。每一家煮豆腐的配方，最少传了两代，虽然没达到传儿不传女的程度，也都秘不示人，讳莫如深。所以小镇上开豆坊的一直是三十八家，几十年都没变过。

逢了集，豆腐摊是人们必去的地方。老主顾们早早领了瓶小烧儿，轻车熟路地从豆腐摊后抽出条长凳，坐在豆腐箱子旁，咬一口还热的干豆腐，就一口酒。或三五成群，轮流请客；或闹市独酌，二两解千愁。对凌河源人来说，这是一件乐事，也是一种习俗。没吃豆腐，就不算赶了集，不摆这排场，就是日子过“打”了，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集日这天，三十八家豆坊的摊位早早摆开，排成一条长龙。豆腐不开包，只要不是外来人，没人会过去搭讪。坊主们都在等杜家秤盘响，水煮干豆腐开市。

在凌河源，三十八家豆坊三十八个味儿，杜家豆腐是三十八味的魁首。杜家秤盘一响，豆腐开市，秤盘不响，豆腐不打包。开豆坊，虽也算是生意人，本质上还是手艺人，手艺人在自己的领域都傲气，可手艺人最讲理，你的玩意儿好，就真服你。所以这一响秤盘开市的仪式就固定下来，慢慢演变成了凌河源的一个风俗。

杜家在凌河源开豆坊三代，代代单传，第三代当家人叫成林。到了成林这一代，家传手艺青出于蓝，做出的豆腐味儿更地道。一位凌河源土生土长的有威望的前辈专门为老杜家的干豆腐题了三个字：独一味。从此杜家豆腐名声更显，成林也多了一个新外号——杜一味。

杜家的干豆腐为什么能独冠三十八家豆坊，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不是没有人研究过，结论也是众说纷纭。传奇派的说法是杜家煮干豆腐的调料方子是当年杜家先祖托了高人从宫里御厨手里求来的。主流派的说法则是杜家的水好。做豆腐与煮豆腐的水，都来自同一口井，那口井，杜家已经用了三代。有好事者以串门为名，品尝过那水，回来说确实比别的水甜。井在人家院子里，谁也偷不走，人家的水甜，那是人家的运道，艳羡者无可奈何。

许是杜家一口甜水井，占尽了这凌河源的灵气，杜家到了第四代仍旧人丁单薄，成林老婆四十岁那年生下独子国梁后难产而死。成林想念妻子恩情，既当爹又当妈，把国梁养大。一个单身汉，既要操持豆坊，又要拉扯孩子，过得着实不容易。

国梁在豆坊长大，自小耳濡目染，做豆腐的流程门儿清，点浆、激浆、压包、起包，煮豆腐都干得颇有章法，可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卖干豆腐私自提价，每斤比别人贵一块钱，留下钱自己打麻将喝酒。直到一些老主顾和豆坊主登门告状，成林才知道被自家小子糊弄了。花了好多心思，说了不少好话，总算把事儿平了。

儿子不成材，传了四代的豆坊要在儿子身上败了，成林忧思成疾，渐入膏肓。临终前，成林久久凝视堂屋上前辈手书的那幅“独一味”，再看一眼病榻前的儿子，长叹一声，不舍地闭上了眼睛。

葬了父亲，没了人管束，国梁就不再做豆腐了，整天和一帮朋友喝酒赌钱，只半年便败光了成林攒下的那点家业。国梁无奈，重开豆坊，杜家豆腐响秤盘开市。头个集，购者如云，二个集，应者寥寥，到第三个集，一包三十斤的豆腐，怎么拿出家门，又怎么拿回了家。小镇上谣言四起，都知道杜家的“独一味”变成了“毒一味”，甜腻腻的没有了豆香味。

国梁没钱喝酒，还欠了别人的豆子钱，从前赌钱的那帮朋友都作了鸟兽散。国梁找到了邻村的老舅，那是他唯一在世的亲人。老舅长叹一声，留下一句话：我帮得了你一时，帮不了你一辈子。最终连门都没让国梁进。

亲戚嫌，朋友憎，国梁倍感世态炎凉，一咬牙，转包了家里的二亩地，还了豆子钱，去了北京房山煤矿打工。离家时，陪伴国梁的除了一个破烂的行李卷，就只有破豆腐包里前辈手书的那张“独一味”。

小镇豆坊变成了三十七家，没有了敲秤盘开市的声音。

国梁是在离家三年后回到小镇的，开着小汽车，带着刚结婚的媳妇，衣锦还乡。乡邻们都来问候，国梁也殷勤地留大家吃饭。吃罢饭，送走了客人，小两口儿刚要钻被窝，老舅抱着一口榆木箱子进了门。

虽然心里不愉快，可毕竟娘亲舅大，国梁忙请老舅上炕，让媳妇倒茶。老舅接过茶，看着外甥媳妇点点头，从怀里摸出一把钥匙，递给国梁，锁头上的锁头努努嘴：你爹留给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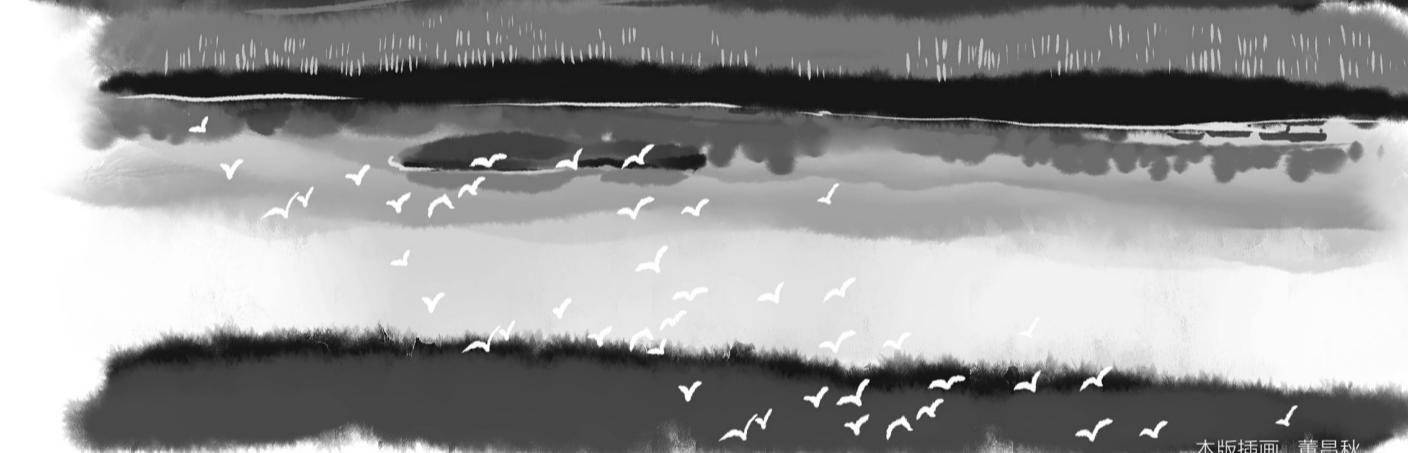
箱子里有一根木棍，半幅豆腐包。木棍国梁认识，那是父亲点浆的棍子，苦楝木做的，传了很多年，从小就看见爹用它点浆。爹过世后，国梁怎么找也没找到这根棍子，反正也不是什么不得的物件，就自己动手用松木做了一个。半幅豆腐包上则用毛笔写了九个大字，国梁认得那是爹的亲笔——

甘苦相参，方成一味。

国梁抱着箱子哭了整整一夜……

杜家豆腐在阔别三年后重新上市，第一个集，少人问津。第二个集，应者寥寥。第三个集，一包豆腐半小时内售罄，后面还排着长长的队伍。

又逢集，凌河源大集。清晨，三十八家豆坊的摊位悉数摆开。摊主不紧不慢，买主不慌不忙。大家都在等着杜家秤盘响，水煮干豆腐开市……



本版插画 董昌秋

## 寻味早市

刘江珊

簌簌落在指尖，当豆腐脑的卤汁漫过油条——所谓人间烟火，不过是用最简单的滋味，确认自己真切地活着。早市的真味，是历经沧桑仍滚烫的生活热爱，在唇齿之间，也在晨光之中。

刚进市口就撞见卖大馇子粥的摊子，粗瓷大碗码得像小山，粥面上浮着层亮晶晶的米油，黄澄澄的馇子粒沉在碗底，看着就解腻。“加块糖？”戴草帽的大爷举着铁皮罐，里头的绵白糖往下掉，落在粥里融成一圈圈甜晕。旁边的咸鸭蛋码在浅盆里，蛋壳上沾着泥点，敲开时红油顺着指缝流，蛋黄沙得能抿出颗粒感，就着馇子粥，咸香混着米甜，像把暑气都咽进了肚子里。

往前挪几步，冰果摊的玻璃柜泛着白汽，像块巨大的冰糖。绿豆沙冰果裹着层糯米粉，捏在手里凉得能冰红手指，咬开时“咔嚓”一声，绿豆的沙面混着冰碴子在舌尖化开，甜里带着点清苦，是老沈阳人对付夏天的法子。“早年没冰箱，就把熬好的绿豆汤倒在瓦盆里，吊在井里冰着。”守摊的老太太扇着蒲扇，竹篾子在掌心磨得发亮，“现在有冰柜了，可这绿豆还得是头伏的新豆，熬出来才有股子清气。”

转角的冷面摊总围着穿拖鞋的人。大瓷盆里的荞麦面浸在冰水里，根根分明得像凉的银丝。戴套袖的大姐抓一把面往漏勺里塞，在滚水里焯两下就捞进冰盆，筷子搅得哗啦响，再往碗里堆辣白菜，煮鸡蛋、黄瓜丝，最后浇上琥珀色的冷面汤，酸得人直咂嘴。汤里的冰块叮当作响，喝一口能从舌尖凉到胃里，辣白菜的酸辣混着梨汁的甜。“多搁点醋不？”大姐扬着醋壶，褐色的醋汁在汤里漾开，“这天儿就得吃点酸的，开胃！”

往前走，甜香忽然变得清润起来。卖香瓜的摊子铺着草席，绿皮的八里香、黄瓤的羊角蜜堆得像小山，摊主用指甲掐开个小口，甜丝丝的香气立刻漫出来，带着股子泥土的腥气。“尝块？”穿花衬衫的大哥递过牙签，雪白的瓜肉咬在嘴里脆得能听见响。旁边的樱桃摊更热闹，竹筐里的樱桃红得发紫，梗上还带着叶

子，小姑娘踮着脚挑，指尖捏着果蒂转圈圈，把熟透的果子往嘴里塞，酸得眯起眼，却又舍不得吐。

最解暑的还得是豆腐脑摊，只不过夏天的卤汁里多了些清爽。黄花菜和木耳切得更碎，卤汁也调得偏淡，上面撒着大把黄瓜丝，嫩得能掐出水。老师傅往碗里舀浆时手不抖，豆腐脑嫩得像刚出锅的嫩豆花，勺子舀下去能颤三颤。“要凉的不？”他掀开旁边的保温桶，里面是冰镇过的豆浆，往豆腐脑里掺一勺，凉丝丝地滑进喉咙，卤汁的鲜混着豆香，比冰汽水更熨帖。穿短褂的老爷子端着碗蹲在树底下，手里的吊炉饼已经吃了一半，饼的焦香混着豆腐脑的凉润，倒把晨光里的热乎气都中和了。

暑天的滋味最是坦诚，藏不住半点虚情假意，就像此刻摊在竹筐里的樱桃，红得淌着汁水，连果蒂上的绿都带着股急吼吼的鲜活。游客捧着冻梨吸吮汁水，冰凉清甜滑入喉间。水果摊前蓝莓紫得发亮，丹东草莓红如玛瑙，早市用色彩继续拓展着生机。离场时总有人拎上胖丫家的黏苞米，金灿灿的颗粒饱含黑土地的馈赠。行至巷口回望，蒸腾的热气模糊了人影，食物的香气却沉淀为一座城市的底色——它不惊艳，却足够温暖漫长岁月。

林卫辉说，夏天的味道是流动的，像河水里的浮萍，抓不住却处处都是痕迹。此刻站在小河沿的阳光下，舌尖还留着樱桃的酸、冷面汤的凉、香瓜的甜，忽然明白所谓夏天的滋味，不过是有人在晨光里为你冰好一碗汤，有人在树荫下为你挑一颗最熟的果，这些藏在清凉里的热乎劲儿，才让漫长的夏天有了盼头。

离开时听见卖冰果的老太太在跟邻居道别：“明儿个进新绿豆，早点来。”原来夏天的寻味，寻的从来不是某一口冰凉，而是热辣辣的日子里，那些愿意为你熬煮、清涼的心意。就像这小河沿的早市，太阳再毒，总有块凉棚等着你，总有碗冰汤等着你。滋味里藏着的，是老沈阳人对日子的实在——再热的天，也得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步履所至，皆是厨房；烟火升起处，俱是故乡。